

前 言

这些只是关于革命哲学的感想，并不是一本正式的著作。这也不是企圖要解釋七月二十三日革命的目标及其事件。

这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它很像一個偵察隊。

它企圖偵察我們的心灵，以便我們認識我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們在前后銜接的埃及歷史中起什么作用。

它企圖偵察我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認清自己所应走的是什么道路。

它企圖偵察我们的目标以及我們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應該聚積的力量。

它企圖偵察我們所处的环境，以便我們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四面汪洋的孤島上。

这就是我的意圖。

僅僅是一个偵察隊。我們为解放祖國而進行偉大的战斗，这个偵察隊就在那个戰場上服务。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

(簽字)

第一章

不是哲学——沒有完成的一些嘗試——不是單純的兵變——人在巴勒斯坦，夢在埃及——阿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未死之前——以色列給我們的教訓——学生时代——真理和真空——为什么軍隊不得不行动——完整的面貌——先鋒隊和羣众——最大的願望——革命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典型——心理上的危机——在同一時間內的兩種革命——避免中途發生衝突

首先，我想談一下“哲学”这个名詞。

这个名詞是龐大的。

当我一想到这里，我就感覺到我好像站在一个一望無际的世界前面，或者站在深不可測、看不到彼岸的大海邊緣。这种神秘的恐懼使我裹足不前。

事实是我想在我要談的問題里避免用“哲学”这个名詞。對我來說，要討論埃及革命的哲学是很困难的。

困难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要解釋明白“七·二三”革命的哲学，就必須由許多大学教授來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处的革命哲学的根源。民族斗争的故事既不含有任何

毫無意义的間斷，也不呈現任何突然發生的驚人事情。

世代相接的人民斗争，就像用一塊塊石头積疊起來的建築。正如建築里的每塊石头都以下面的石头为凭借，人民斗争里的各种事件也是彼此相关的。

新事和旧事是互为因果的。

* * *

我并不想自命为歷史教授。

对我說來，这是很难設想的事情。但是，假設我像一个初級的小学生一样來學習我國人民斗争的歷史，我將會說：“七·二三”革命實現了埃及人民自从新时代开始就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那种願望。

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这种願望，歐默尔·麥克賴姆領導过一个运动，他以人民的名义拥戴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的总督，但是这个嘗試失敗了。

为了實現埃及人民的这种願望，亞拉比企圖要求立憲，但是这个嘗試也失敗了。

从亞拉比革命到一九一九年的革命^①，可以算作一个思想沸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曾有过許多次的嘗試，但是都失敗了。

至于賽义德·柴魯尔所領導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也沒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產生了独立运动。由于英帝國主义实行压迫政策，引起了一九一九年埃及廣大民众的反英运动，結果英國不得不在一九二二年發表宣言，表面上承認埃及为独立國。——譯者

有实现埃及人民的这种愿望。

* * *

有人說，“七·二三”革命是被巴勒斯坦战争的后果所引起的，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也有人說，在那次战争中我國官兵曾因坏武器而遭受惨重的伤亡，以致發生革命，这种說法也是不正确的。还有人說，革命是从“陸軍軍官俱乐部”选举的危机產生的，这种說法距离事实更远。

依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必須在更深更远的地方去找。

假若陸軍軍官們是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而革命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被騙而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或者是由于坏武器使他們伤腦筋，或者是由于在“陸軍軍官俱乐部”的选举里有人損害他們的尊嚴，那末他們的行动就不能叫做革命，叫做兵变是更恰当的，即使導致兵变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

这些都只是附帶的原因。

这些原因的主要影响或許是加速了我們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沒有这些原因，我們早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这一切都已事过境迁，革命念头的萌芽已經过了漫長年月的今天，讓我試回憶一下，我在心里發現革命种子的那第一天。

远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陸軍軍官俱乐部”的危机开始之前，革命的种子就已种下。当时，“自由軍官組織”已經成立，并已从事積極的活动。事实上，如果說“陸軍軍官俱乐部”的选举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由軍官組織”的活动所造成的，这也

不能算作誇大其詞。因為，那時我們已經存心進入戰鬥，以考驗我們的團結力量和組織力量了。

我們抱有那種念頭，也同樣是遠在武器舞弊案件被揭發之前。“自由軍官組織”當時已經存在，而事實上正是他們的小冊子敲起了警鐘的。他們的活動引起了對舞弊案件的羣情激昂。

* * *

這個念頭的開始還遠在那些之前，甚至還遠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初次參加巴勒斯坦戰爭之前。

當我回憶起我們在巴勒斯坦所經歷的詳情的這個時候，我發現一樁怪事情：

我們身在巴勒斯坦作戰，我們的夢想却在埃及。我們的子彈向對方戰壕里的敵人打去，我們的心卻縈迴在遙遠的祖國周圍，因為我們把祖國留在後方讓豺狼去照管着。

在巴勒斯坦，“自由軍官組織”各個小組進行學習和研究，並且常常在戰壕和指揮站里集會。

有一次，賽拉·薩勒姆和查卡里亞·摩海丁^①突破了封鎖綫，進入法魯加城，找到了我。我們一起坐在被包圍的據點里，不知道下場如何，但是我們談話的中心自始至終是我們必須設法拯救的祖國。

^① 賽拉·薩勒姆曾任埃及政府國家指導部部長，一九五五年八月辭職。
查卡里亞·摩海丁現任埃及政府內政部部長。——譯者

在巴勒斯坦，有一天卡迈勒丁·侯赛尼^①坐在我身旁，神情頹喪、兩眼失神地對我說：

“阿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臨死的時候對我說了什麼話？你知道嗎？”

我說：“他說了什麼？”

卡迈勒丁用深沉的語音和更為深沉的目光回答說：“他對我說：你聽着卡迈勒丁，最大的戰場还是在埃及！”

* * *

在巴勒斯坦，我不僅遇到了在為埃及而鬥爭的工作中與我合作的朋友們，而且也獲得了照耀着我的前進道路的思想。

我還記得我坐在戰壕里思考着我們的問題的那些時日。

法魯加城當時已被包圍，並且正處於敵人大炮和飛機可怕的双重轟擊之下。

我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們在這裡被圍困在這些穴洞中，被人暗算地送進了一場我們對它毫無準備的戰爭里。我們的命運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我們沒有很好裝備地被遺棄在敵人的彈雨之中。”

每當我想到這一點，我的思想就會突然飛離戰場，穿越邊界，回到了埃及。我對我自己說：

^① 卡迈勒丁·侯赛尼現任埃及政府教育部部長，并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被任命為埃及民族解放軍司令。——譯者

“在那一边有我們的祖國，它犹如另一个規模更大的法魯加城。

“我們在这里所遭遇着的一切，正是祖國的遭遇的縮影。

“我們的祖國也同样被許多困难和敌人所包圍。祖國也被人欺騙，陷入了一場毫無准备的战争。祖國的命运也被貪婪、陰險和荒淫無恥的人們所玩弄。它也同樣沒有很好装备地被遺棄在敌人的彈雨之中！”

* * *

不僅我的朋友們曾經在巴勒斯坦和我討論到祖國的前途，不僅經驗向我們提出了有关祖國命运的各种警告和可能發生的事變，甚至我們的敌人也在提醒我們祖國所面臨的問題。

几个月之前，我在“犹太观察家报”上讀到以色列的軍官伊尔丹·柯恩所寫的几篇有关我本人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这位以色列軍官談到他在停战談判中与我接触的情况。他寫道：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經常与我談的問題，是以色列的反英斗争，是我們如何組織了地下运动來反抗巴勒斯坦的英國人，以及我們当时怎样能够鼓动世界輿論，使其在斗争中支持我們反对英國。”

* * *

我在自己心中發現革命种子的那一天远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事件之前。那次事件發生后，我曾經寫过一封信給我

一个朋友。我在信中說：

“事件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已經承認了既成事實，我們將怎麼辦呢？”

“事實上，我相信帝國主義手中有一張王牌，他的目的只在威脅。但是，一旦帝國主義認清，有許多埃及人準備流血犧牲，用武力抗拒武力，他們就會像妓女遭到拒絕那樣狼狽地退却。當然，這是帝國主義的情況或者是帝國主義的習慣。”

但是對於我們，對於埃及陸軍來說，那次事件却在我們的精神和情感上遺留下新的影響。以前只愛閑談玩樂的軍官們，現在開始談論着犧牲和為保衛尊嚴而獻身的決心。他們都開始感到悔恨。儘管他們的力量還很薄弱，他們却悔恨他們沒有過問過用鮮血洗刷國恥和重建祖國榮譽的事業。但是讓我們等着吧，明天是很快就會到來的。

在這次事件之後，有些人曾經企圖進行一些報復性的行動，但是時機已經錯過，人們的心里充滿着無限的憤怒和悲痛。

實際上，帝國主義的這個行動，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猛擊，使精神返回一部分人的肉體，並且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應該為捍衛祖國的尊嚴而作準備。這是一次嚴厲的教訓。

* * *

我覺醒的日子，甚至還在一九三五年那個動蕩的時期之前。當時，我作為一個學生，參加了一九三五年示威遊行者的行列，高呼着要求恢復一九二三年的憲法（實際上也恢復了）。

当时，我还跟随着学生代表們到政治領袖們的家里去，要求他們为了埃及而团结一致。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民族陣綫”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起来了。

我記得，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我曾經寫过一封信給我的一个朋友。我这封信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寫的。我在信中寫道：

“親爱的兄弟：

“八月三十日我打电話給你父親，打听你的情况。他告訴我你在学校里。

“……因此，我决定把我本來想在电話里告訴你的事情用書面通知你。

“真主說：‘你們要尽力准备一切力量來对付他們（指敌人）。’但是，我們准备对付他們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現在的局势是危急的，埃及的处境尤其險惡。我們几乎將与生命告别而与死亡握手了。絕望是一座牢固的建筑，誰去摧毀它呢？……”

我寫下去，一直寫完了这封信。

究竟是哪一天我在內心深处發現革命的种子呢？

实际上，这些种子不僅潜伏在我的心里，同时也藏在許許多多人的心里；这些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它們开始存在的年月。从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們出生的那一天，这些种子就已經在我們的心里產生了。它們是我們前一代遺留在我們意識中的潜伏的希望。

我說了那末多离題的話，为的是想說明我在分析革命哲学的时候所面臨的困难的第一个理由。我已經說过，这种分析是需要大学教授們深入地研究藏在我國人民歷史深处的革命哲学的根源的。

第二个理由是：我本人曾被卷入革命的漩渦，而处于漩渦里的当事者，就难于看清一些距离較远的細節。

我是全心全意地卷入于每一件發生的事情以及每件事情發生时的進程的。因此，我就难于客觀地談这件事，并且說明其深微的意义。

我相信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即使是真理也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

藏在我們內心的真理就是我們設想它是真理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說，它是加上我們心灵的真理。

我們的心灵犹如一种容器，它包含着我們本身的一切。这容器所容納的一切，都必然依着容器的形象而呈現，即使真理也非例外。

我竭尽人力之所能，想法阻止我的心灵，不讓它过分地改变真理的形象，但是我的成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就是問題。

除此之外，我必須要公平地对待自己，公平地对待革命哲学。因此，我得讓歷史來綜合我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别人心灵中的真理形象和一切事件中的真理形象，然后从这一切提出全部的完整的真理來。

* * *

我既然認為“真理”這個名詞不太合適，那末，我能談些什麼呢？實際上，我有兩件事可以談一談：

第一，就是一些感覺，這些感覺在開始的時候只是模糊的希望，後來，逐漸發展成明確的概念，而在七月二十三日午夜終於變成了實際的措施。

第二，就是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從七月二十三日午夜一直到現在把那模糊的希望、明確的概念以及實際的措施付諸實施。

我想談的就是這些感覺和經驗。

我常常自問：我們陸軍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所做的事是否必須由我們來做？

我在前而已經說過，這次革命是實現埃及人民多年來的一個偉大的願望；自從新時代開始，他們早就渴望着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並且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如果真是如此，如果七月二十三日發生的事件既非軍事叛變又非人民革命，那末，為什麼要交給陸軍，而不由其他的力量來實現這次革命呢？

我一向是兵役制的忠實信徒。這種制度給軍人一種職責，就是他應當在祖國的邊疆上捐軀。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陸軍被迫在祖國的首都採取行動，而不在邊疆上呢？

讓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巴勒斯坦的潰敗、武器舞弊案件和“陸軍軍官俱樂部”的危機等事都不是革命潮流迸發的真實根

源。这一切都只是加速革命潮流的助因；但是，正如我說过的，它們决不可能是真正的根源。

可是，为什么必須由軍隊來担負这个职责呢？

我已說过，我長期在想这个问题。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們还在那些希望、思考和計劃的階段里，我就这样想过。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的許多行动的階段里，我也这样想过。

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就有各种論据說明我們的行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我們常常說：“如果軍人不負起这个責任，讓誰來負呢？”

我們也常常說：“暴君會把我們当做幽靈，用來打攪人民的清夢；現在时机已經成熟，这个幽靈應該倒戈相向，來粉碎暴君自己的迷夢。”

我們还說过很多其他的話，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我們从我們心灵的深处感到这次行动是我們軍人的天职；如果我們不执行这个任务，我們就辜負了那加在我們身上的神聖委托。

然而，我必須承認，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以來經歷了長期的考驗之后，我的腦子才認清了全局。

这次經驗的一點一滴構成了全局的細節。

* * *

我承認，七月二十三日以后我的确發过几次高燒，我在

昏迷中，我責備自己和我的同僚們以及陸軍的全体將士，我說：我們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行動是愚蠢的，是狂妄的。

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曾經設想全國都已枕戈待發，只等待着一個先鋒隊帶頭向堡壘進攻，接着全國就會在後面排列成密集的、整齊的隊伍，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

而在我的想像中，我們的任務就是充當這個突擊的先鋒隊。當時我認為要完成這個任務只需短短幾個鐘點就夠了，然後就立即會有密集的整齊的隊伍追隨我們，向偉大的目標作神聖的進軍。甚至我有時彷彿聽見密集的、整齊的隊伍向偉大目標進軍的震耳的步伐聲。由於我的過分的信心，好像我聽見的是真實的東西而不是單純的幻想。

七月二十三日以後，現實突然地來臨了。

先鋒隊完成了它的任務，攻陷了暴政的堡壘，推翻了暴君，它停頓了下來，等待全國密集的整齊的隊伍趕上，一齊向偉大的目標展開神聖的進軍。

先鋒隊等待了很久。

羣眾終於來了——他們不斷地成羣結隊地來到了——但是，現實和夢想是多麼不同啊！

來到的羣眾都是些烏合之眾。向偉大目標的神聖進軍停頓了下來，那一天的情境黯淡而不祥，預兆着危機。

在那一剎那，我以痛苦和辛酸的情緒体会到先鋒隊的任務現在沒有完成，現在才剛剛開始。

我們需要的是秩序；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後面只有混亂。

我們需要的是團結，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后面只有紛爭。

我們需要的是工作，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后面只有投降和懶惰。革命就是从这些事实——而不是从其他的東西——提出了它的口號的。

* * *

當時我們毫無準備。

我們去向見廣識多的人征求意见，向經驗豐富的人學習經驗。不幸得很，我們獲益不多。

我們所請教過的人沒有作出任何建議，只是想殺害其他的人。

我們所聽到的意見沒有任何內容，只是對其他意見的抨擊。

如果我們聽從了所有我們聽到的意見，我們必然殺絕所有的人物，粉碎所有的思想；我們就無事可干，只有坐在死尸和廢墟中間，哀悼自己的厄運，譴責自己的不幸。

我們收到成千上萬的訴狀和請願書。如果這些訴狀和請願書的內容是要求伸張正義或撻伐強暴，那就是合乎邏輯的，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收到的訴狀和請願書大半是要求復仇的；好像他們要把革命當做報仇雪恨的武器。

* * *

在那些日子裡，如果有人問我：你最寶貴的願望是什麼？我就會很快地回答：

那就是我能聽到一個埃及人公平地談論另一埃及人。

那就是我能感到一个埃及人为原諒、寬恕和爱护他的埃及同胞而放开自己的胸襟。

那就是我能看到一个埃及人不把自己的時間完全用去攻击另一个埃及人的見解。

除此而外，当时还有一种强烈的自私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口头上都是“我”字。

“我”字被認為是解决一切困难的答案，是治療一切疾病的灵药。

好多次我遇到过各种政治傾向和色彩的大人物——或者是各种报刊所謂的大人物——可是每当我向他們中的任何人提出一个問題，要求他提供一个答案的时候，我只听到“我”字。

談到經濟問題，看來只有他了解，其余的人对于這個問題只是些牙牙学語的嬰兒。

談到政治問題，只有他是專家，其余的人都只有政治学初級讀本的知識。

每当我會見这一类的人物之后，我就会黯然而去告訴我的同僚們：“徒勞無益啊！”尽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我們向他詢問夏威夷羣島的漁業問題的話，他給我們的回答也將只是一個‘我’字。”

* * *

我記得有一次去參觀我國的一个大学，我邀請該校的教授們坐談，我想听取學者們的經驗。

他們好多人在我面前發了言，並且說得很長。不幸的是，沒有任何人給我提供建議。每個人都僅僅在我面前介紹他自己，介紹他能夠創造奇迹的德才。他們每個人都用這樣的神氣望着我，好像他寧願把人間的全部財寶和陰間的所有幸福贈送給我。

我記得，我當時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說：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創造一項奇迹。每個人的首要義務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你們作為大學教授，如果你們關心學生，盡心地而專心致志地教育他們，你們就會在祖國的建設方面給我們提供巨大的力量。

“每個人都應該堅守自己的崗位，在本崗位上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要向我們看齊，我們是被環境所迫，為了執行一項神聖的義務不得不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假設祖國只需要我們留在陸軍的隊伍里做職業的軍人而別無所求，那末，我們一定是留在原崗位上的。”

當時我沒有把“革命指導委員會”委員們作為他們的模範。我不想告訴那些教授，我們的委員們，在被找去承當更大任務之前，都是專心致志於他們的工作的。

我也不想對那些教授指出，“革命指導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曾經是“參謀學院”的教授，而這一點正是他們作為職業軍人的優越性的證明。

同樣地，我也沒有想告訴他們，“革命指導委員會”的三位

委員：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爾^①、賽拉·薩勒姆和卡邁勒丁·侯賽尼等，在巴勒斯坦戰場作戰時都得到了破格的提升。

我沒有說這件事，以免被認為我在為“革命指導委員會”里我的兄弟們和同事們吹噓。

* * *

我承認，上述這種情況，給我造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危機。

但是後來的經驗和我對那些經驗的思考以及我由此而體會到的真正的意義，使我精神上的苦惱減輕了，並且引導我從現實中為這一切尋找理由。當祖國情況的全貌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在我眼前的時候，我終於找到了這種理由，而且，給我解答了長期存在在我腦海里的那個問題；那就是：

“我們陸軍在七月二十三日所做的是否必須由我們來做？”

答案是肯定的；必須那樣。

現在，我可以說：我們生活在兩種革命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種革命之中。

世界上每個民族都經歷兩種革命：

一種是政治革命，就是從一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暴君的統治下或者從違反人民願望而駐扎在祖國領土上的外國軍隊手中，恢復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

另一種是社會革命，在這種革命中各個階級之間進行

^① 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爾現任埃及政府武裝部隊司令兼國防部部長。——譯者

斗争；当正义在一个國家的公民之間占优势的时候，情况才能安定。

在我們之前，人类進化史上有許多人民經歷过了这两种革命。但是，他們从來沒有在同一个时候面对着两种不同的革命。事实上，他們的两种革命之間往往相隔几个世紀。而我們的人民所經歷的可怕的經驗，就是我們正在同时面对这两种革命。

* * *

这种可怕的經驗所以發生，是由于这两种革命各有不同的条件，在那些条件之間存在着奇异的矛盾和驚人的抵触。

政治革命要獲得成功，就必须联合全國各个階層，要求他們緊密团結起來，为了祖國而忘掉自我。

但是社会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价值的动摇、信仰的松弛、公民內部，个人与个人之間，階級与階級之間的斗争，墮落、怀疑、憎恨和自私盛行一时。

我們現在被注定要經歷这两种革命，好像被夾在兩扇磨石之間。一种革命使我們必須团结互爱，为达到我們共同的目标而牺牲自我；另一种革命，却違反着我們的意願，要我們紛爭，使我們彼此憎恨，使我們每个人只想到自己。

举例來說，一九一九年的革命就是在兩塊磨盤之間失敗的，那次革命所当实现的目标終于未能实现。

一九一九年組織起來对抗君主專制的革命隊伍，沒有多久就被各个个体与各个階級之間的紛爭所瓦解了。

革命的結局是一敗塗地。其后，君主專制變本加厲，一面公然利用占領軍，另一面是占領軍一手制造的以福德及其繼承人法魯克為首的偽裝了的爪牙。人民除了對自己懷疑，以及除了各個個體與各個階級間的憎恨、仇視外，一無所得。

因此，人們寄托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希望黯淡無光了。

* * *

我說“黯淡無光”，而不說“完全熄滅”，因為我國人民偉大的願望所引起的天然反抗力量當時仍在進行活動以備再舉。

這是一九一九年革命后的主要情況。這種情況就確定了陸軍是唯一能夠行動的力量。

局勢需要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的成員能夠團結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一切個體和階級的鬥爭，這種力量應該是來自人民內部，它的成員互相信任，而且應該掌握足夠的物質力量，以保證敏捷而有決定性的行動。只有陸軍符合上述的條件。

這樣，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並不是陸軍決定它在歷史事件中的使命，只有反過來說才較為正確：當時的歷史事件及其發展決定了陸軍在解放祖國的偉大鬥爭中的使命。

* * *

我從開頭就一直覺得，我們的勝利有賴於我們充分認清我們所生存的這一階段的祖國歷史條件的本質。因為我們不能靠大筆一揮就改變了這些歷史條件，也不能把時鐘的指針隨便向前撥或者向后撥，以便我們控制時間的進程。我們也不

能像交通警察一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攔住一種革命，讓另一種革命先行通過，以避免沖突事件的發生。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可能採取措施，以避免上下兩扇磨石夾磨的窘境。

我們不能不同時經歷兩種革命。當我們走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廢黜法魯克的時候，我們也在社會革命的道路上邁進了同樣的一步，決定限制土地的所有權。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七月二十三日的革命必須繼續保持其灵敏性和主動性，才能够在同一時間內實現兩種革命的奇迹，不管我們因此而採取的行動有時會顯得多么自相矛盾。

有一次，一個朋友來問我：“你呼吁團結一致，對抗英國人，同時你却允許審判叛國案的法庭繼續進行工作。”

我靜聽他的談話的時候，我的腦子里就浮現了夾在上下兩扇磨石之間的嚴重危機：

一種革命迫使我們團結一致，不咎既往。

另一種革命却要我們恢復已失掉的道德尊嚴，毋忘過去。

我未曾對這個朋友說：我們唯一的生路，正如我以前說過的，是在保持我們的敏捷性和主動性以及同時進行兩種革命的能力。

我們必須這樣做，這既不是我個人的意願，也不是參加“七·二三”革命的那些同僚的意願。

要我這樣做的是命運，是我國人民的歷史及其目前所經歷的階段。

第二章

積極的行動——只是熱情還不夠——槍彈在發言——夜間的吶喊和哀號——殺人多么容易——歷史根源——全能的真主啊！全能的真主啊！——鋼鐵軟化——這個社會將會定型——人們的神經和理智——我們惹惱了大家——這是我們的範圍，那是我們的職責

但是，我們所要做的是什麼？

採取什麼道路？

事實是：我常常了解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想不僅我一個人了解這答案，因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全體一致的希望。

至於第二個問題——從什麼道路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的問題的答案，我承認，它在我的思想里曾發生了變化，不像別的東西那樣沒有變化。同時，我也幾乎相信，這是我們這一代分歧最大的問題。

毫無疑問，我們大家都渴望着自由富強的埃及。這一點，在埃及人中間沒有任何爭論。

至於實現自由和富強的道路，則是我們生活中一切症結

的症結。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我就面臨了這個症結。其後，我常常面臨着這個症結，一直到我看清了過去被一些暗影蓋住了的許多方面；看清了由於幾百年來我們祖國被一片漆黑所籠罩，以致我看不清楚的視野。

* * *

隨着我的意識的覺醒，我已感覺到“積極的行動”應該是我們的道路。但是是什麼行動呢？把“積極的行動”這幾個字寫在紙上好像就能解決難題。而在實際生活中，在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困難的條件下，在祖國的命運所深深遭受的那些苦難中，這幾個字顯然是不夠的。

在一個短時期內，我認為熱情就是“積極的行動”。

後來，這種想法變了，我開始看清，單憑我一個人的熱情是不夠的，我必須鼓舞起別人的熱情。

在那些年月里，我領導了復興中學的示威遊行，我衷心高呼要求完全獨立的口號；我的許多同學也隨着我高呼。但是，我們的呼聲隨風消逝，變成了既不能震撼山岳也不能摧毀崖石的微弱的回聲。

嗣後，我又認為“積極的行動”就是埃及的政治領袖們團結起來，採取統一的政策。我們奔騰怒吼的隊伍挨門拜訪了他們，並以埃及青年的名義要求他們採取統一的政策。但是，他們的統一的政策對我的信心卻是一個慘重打擊。他們一致同意的政策原來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條約。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战前不久發生的那些事件，在我們青年中燃起了烈火。我們的傾向，整個一代人的傾向，開始走向暴力。

我承認（我相信檢查官不會因此而責怪我），依據當時在我的意識里焚燒起來的幻想，我認為如果應該拯救我們祖國的前途，那末，政治暗殺就是我們所不能不大胆採取的“積極的行動”。

我打算暗殺許多人；這些人，我認定他們是我們祖國發展前途上的障礙。我自命為審判官，我審判他們的罪行，並根據他們禍國殃民的罪行給他們以應得的判決。

我曾經打算謀殺前國王及其褻瀆着我們神聖傳統的某些侍臣。

有此想法的還不止我一個人。

當我和我的同伴們坐在一處的時候，我們就拋開空想，而進行策劃。

在那些日子裡，我所做的計劃真多！我熬了那麼多的夜，去為預期的“積極的行動”作準備。

在那個時期裡，我們的生活就像一部驚心動魄的偵探小說。

我們有很多的機密，我們有很多的暗號，我們潛伏在暗處，我們把手槍和手榴彈堆在一起，而開槍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希望。

我們根据这种傾向而做了多次的嘗試。直到今天我還能記得我們勇往直前時候的那種激動的情緒。

事實上，在我的心靈深處，我沒有心安理得地認為暴力就是為拯救我們祖國前途所必須採取的“積極的行動”。

當時我被愛國、愛教、仁慈、殘暴、信仰、懷疑、知識、愚昧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所迷惑了。

我逐漸發現曾經在我的幻想里激動過的那種政治暗殺的想法，在黯淡無光，作為實現預期的“積極的行動”的手段來說，它在我心中的價值已不復存在了。

我特別記得一個晚上，那是我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夢幻的進程中的轉折點。

那時候，我們已作了行動準備。

我們選定了一個人，我們說必須從道路上把他清除掉。

我們研究了這個人的生活，制定了詳細計劃。

我們的計劃是在他晚上回家的途中開槍把他打死。

我們指派了一個執行小隊，負責槍殺；我們安排了警衛小隊，擔任掩護；我們也安排了一個在勝利完成任務後組織脫逃的小隊。

指定的那一夜到來了；我跟着執行小隊出發了。一切都按照着計劃進行。

不出我們所料，周圍寂靜無人。我們的小隊埋伏在指定地點。應該除掉的那個人出現了，我們向他開了槍。

執行小隊在第二小隊掩護下撤退了；逃生的工作開始了，

我开动了我的汽車，飛馳地离开了那演出我們所小心策划的“積極的行動”的舞台。

突然，我們的耳朵里响起了尖叫和哀慟的声音，一个妇女的啼哭声，一个孩子的恐怖声；之后，是一陣連續不断的瘋狂的求救声。

当我的汽車迅速地开走的时候，我沉沒在种种風暴般的情感里。

我感觉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尖叫声、哀慟声、啼哭声以及瘋狂的求救声仍然在我的耳朵里震响。

我离开那个地方已經很远了，根本不可能听到那些实在的哭声了，但是那些声音好像在追赶着我，尾随着我。

我回到家里，倒在床上，我的思想非常激动，我的良心不停地騷动。

尖叫、悲泣、哀慟和求救的声音繼續在我的耳朵里震响。

* * *

我整夜沒睡。黑夜里，我躺在床上，不断地抽烟，迷迷糊糊的思想被那些追着我的哭声所擾乱。

我做得对嗎？

我自信地回答我自己說：

我的动机是为了我的祖國。

难道非采取这种办法不可嗎？

我怀疑地答复自己說：

我們還能有什么別的办法？

消滅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难道就真能改变我們祖國的前途嗎？問題是不是比这更深刻呢？

我迷惑地对自己說：

問題好像是更为深刻。

我們希望我們民族的光榮，那末，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讓那些該逝去的人逝去呢，还是讓那些該到來的人到來呢？

在我滿頭滿腦的思想中漸漸露出了光明。我对自己說：

要緊的还是在于讓那些到來的人到來。……我們希望我們民族的光榮。我們必須建設这个光榮。

我仍在床上翻來复去，不能入睡，房間里充滿了烟味，也充滿了激動：

“那末？……”

我听到有神秘的声音問我：

“那末什么？”

这一次我充滿了信心地回答我自己：

那末，必須改变道路。我們已經做的事并非我們所当做的“積極的行動”。問題是更深刻、更嚴重、更深奧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有一种安靜的感觉。然而，我精神上的安靜仍然被尖叫、悲泣、哀慟和求救的声音所擾乱；它們仍然向我的心灵深处進攻。

我發現我突然說道：

但願他沒有死！

這是一件奇事，在晚上我還願他趕快死去的人，在黎明的時候我又希望他不死了！

我焦急地抓起了早報，我看到被我們暗算的那個人已脫險境，我感覺到欣慰。

* * *

但是那還不是根本的問題。

根本問題是找出“積極的行動”。

從那時候起，我們的思想開始集中於更加深入、更加重要和更加深奧的東西。

於是我們開始起草七月二十三日午夜所實現了的初步計劃——一個發自人民的內心、表達人民的願望、沿着人民已經走過的大道向前邁進的革命。

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曾經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做什么？

第二，我們要採取什麼道路？

我說過了，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大家一致同意的那種希望。

至於第二個問題——如何實現這種希望——的問題就是我前邊說了很多，並且一直說到七月二十三日的那個問題。

* * *

但是，七月二十三日的事件就是我們要做的全部事情嗎？

當然不是！那僅僅是前進道路上的第一步。

事實上，“七·二三”勝利的歡樂並沒有沖昏我的頭腦。

不考慮到我國人民所經歷的歷史環境及其在我們大家精神上所遺留的影響，以及造成我們的現狀，而就在我們之間建立起血腥的統治，那是不公允的。

在本書中我已經說過，我並不想自命為歷史教授，這在我是很難設想的事情。我也說過，我願意像一個小學生一樣，開始學習歷史課程。

* * *

命運要我們處于世界地理的十字路口。

我們常常被利用為侵略者的通道和冒險家窺伺的目標！我們經歷了許多事件，如果我們不給這些事件以適當的考慮，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那些潛藏在我國人民心中的各種因素。

我認為我們不能忽視埃及法老時代的歷史，希臘精神和我們的精神之間的互相影響，羅馬帝國的人侵，伊斯蘭教的征服，以及其後阿拉伯民族移入的浪潮。

我也認為我們必須詳細考查我國中世紀的歷史，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對我國人民今天的思想和行動影響甚大。

如果說十字軍戰爭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開端，那末，它也就是我國黑暗時代的起始。

我國人民曾經單獨地擔負了十字軍戰爭大部分的戰費。戰爭的結果，使我國人民貧困不堪，精疲力竭。

與此同時，我國人民又在從蒙古和塞加西亞來的那些殘暴者的鐵蹄下忍受了屈辱。

他們以奴隸的身分來到了埃及，但是他們卻謀害了他們

的君主，使自己变成了君主。

他們当初被赶到埃及來的时候是來当奴隸的，所以他們的称号是“馬末婁克”^①，但是他們在我們这优美和平的國土上住了沒有多久，搖身一变，就变成了國王。

暴虐、压迫和破坏——这一切是他們在好几个黑暗世紀里統治埃及的特点。

在那个时期內，我們的祖國变成了野獸統治下的叢林。“馬末婁克”們把埃及当作了称心的战利品，他們为了爭夺这个战利品而互相殘殺。

我們的生命財產和土地曾是他們的勝利品。

* * *

每当我重翻我國的史冊，閱讀这个时期的歷史的时候，我就感觉万分的悲痛，因为在这个时期里一个專橫的封建制度形成了。这种制度除了从我們的血管吮吸我們的生命血液之外，再沒有别的作为。还有比这更可恨的是这种制度从我們的血管里夺取了我們所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在我們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需要我們長期斗争才能克服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設想到这种影响的时候，我往往就能對我們政治生活里的某些現象給以注釋。

例如，很多人以袖手旁觀的姿态对待革命，他們只是等待

① 系指若干代前后相承的埃及統治者。他們原先是由土耳其奴隸組成的埃及國王衛隊，于一二五〇年篡夺了王位，从此統治埃及，直到十八世紀末叶为止。——譯者

着兩種敵對勢力搏鬥的結果，好像這兩種勢力都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有時候我對這種態度感到憤慨。有時候我問我自己和我的同僚們：

為什麼他們不肯出頭露面，大聲疾呼而行動起來？

依我看來，這一切都只是“馬末婁克”統治所留下的殘余影響。

“馬末婁克”統治者曾經互相火拼；他們手下的武士們曾經在大街通衢凶猛地格斗；人們奔回家中，關上大門，逃避那種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格斗。

有時候我們感到，我們往往過分地陶醉於美滿的理想。我們往往在空想奔放之中得到滿足，陶醉於幻想而從不振作起來，把理想付諸實現。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還沒有擺脫這種意識；他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國家是他們的國家；還沒有認識到他們就是在这个國家中發號施令的主人。

在我童年的時候，每逢我看見一架飛機在天空出現，我就高聲喊道：

“主啊，全能的主啊，讓英國人遭劫吧！”

有一次我企圖了解童年時代常常喊出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

嗣後，我曉得了，這個詞句是我們的祖先從“馬末婁克”時代傳給我們的。當時的原話不是對英國人發的，而是我們或

者是潛藏在我們意識中的那個時代的殘余影響把它加以改頭換面。我們在原話上僅僅改換了壓迫者的名字。我們的祖先當日是這樣說的：

“主啊，顯赫的主啊，滅絕奧斯曼土耳其人吧！”

* * *

詞句不同，而基本精神卻沒有改變。由於兩個時代政治情況的改變，我們用“英國人”代替了“奧斯曼土耳其人”。

那末，在“馬末婁克”諸王之後我們遭遇了什麼事情呢？

法國的遠征軍來臨了，它摧毀了蒙古人在我們周圍布設的鐵幕。新觀念流傳進來了；在我們前面展開了一些我們以前從來不認識的新眼界。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繼承了“馬末婁克”諸王的所有生活情況。雖然它曾經設法把這些情況包藏在適宜於十九世紀的服裝里。

我們和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接觸重新開始了。

現代覺醒運動開始了。

但是一個新的危機也隨之而來。

據我看來，我們過去是像一個長期關在密室內的病人；密室的溫度升高到了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的程度。

突然，刮來了一陣狂風，打碎了門窗，寒流從外面湧進，使尚在出汗的病軀冷得直發抖。

這位病人確實需要一些新鮮空氣，但是向他吹來的卻是一陣暴風。這個衰弱疲憊的身體就發起了高燒。

这正是我們的社会所經歷的情况。那是一种危险的經歷。

当时欧洲社会已經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一步一步度过了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的橋梁，走到十九世紀。發展的階段的環節一个一个地連結起來。

至于我們則每件事都是突然的。

我們一直在鐵幕里面生活，而那个鐵幕突然崩潰了。

我們和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絕，尤其是在欧洲对东方的貿易改道，經由好望角進行以后。我國突然变成欧洲各國野心的对象，他們要把我國变成达到它們在东方和南方的殖民地的通道。

在我們还没有發展到能够接受各种思想和見解的时候，那些思想和見解的浪潮向我們涌來了。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生活方式，虽然先后滲入我國社会的各方面，但是，我們的精神当时仍旧生活于十三世紀的圈子里。就人类進步的隊伍來說，我們已經落后了五个世紀，或者更多一些；我們的思想設法要赶上那个隊伍，而進程是令人困頓的，競走是可驚可怕的。

* * *

無疑地，这种情况就是我國为什么缺少一个有力的和統一的輿論的主要原因。个人与个人之間的差別很大；前代与后代之間的差別也很大。

有个时期我曾經埋怨人們，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企求的

是什么；埋怨他們一致采取一条共同的道路。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要求的是事实上办不到的事，因为我忽视了我们的社会条件。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尚未定型的社会里的，我国社会还在沸腾和动荡，至今还没有安定下来，或者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与其他先进民族一起循序继续发展。

我相信——我不是向人们讨好——我国人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奇迹。任何社会，如果遭遇到我国社会所遭遇的那种处境，很可能就此消逝，很可能已被那些打在我们头上的浪潮卷没掉，但是我们却屹立不动地抗住了强烈的震动。

在某些场合下我们几乎失去了平衡，这是事实，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未曾倒下。

当我观察住在开罗的成千成万的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的埃及家庭的时候，我发现以下的情况：

父亲也许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包着缠头的农民。

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的后裔。

儿子们正在英国式的学校中受教育。

女儿们在法国式的学校里上学。

这一切包罗了十三世纪的精神和二十世纪的外貌。

我观察着这一切，我内心感觉到我能领悟到那种侵袭我们的迷惘和混乱的根源。因此，我对自己说：

这个社会将要定型，将要巩固起来，并且将要变成一个强大的、纯一的整体。但是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神经变得很坚强，

能忍受过渡的階段。

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实际情况的根源。这些也就是我們所遭遇的困难的來源。除了这些社会根源，如果再加上我們所以要驅逐法魯克、我們所以要从外國軍隊手中把國家解放出來的种种情况，我們就会發現一个廣闊的天空，我們在那兒工作而暴風雨从四面八方吹來，电光閃閃，雷声隆隆，情况是十分險惡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这一些环境和情况，我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施行血腥統治是不公允的了。

那末，采取什么道路呢？

在这条道路上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呢？

道路就是：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我們的任务則是一个監护人的任务，不多也不少；而我們的監护职责也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和有限的时期里执行的。

我國人民現在很像一個該走同道路的商隊，但是道路漫長，又遇到了困难和盜賊，并且被海市蜃樓所迷惑：这个商隊就散乱了，他們四分五裂，东逃西散，每个人都走头無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任务便是把走散了的和迷失了的人們集攏起來，引導他們走上正确的道路，然后，讓他們自己繼續前進。

这就是我們的任务，我不能設想再有其他的任务。

如果我認為我們可以解決我們國家的所有問題，那就是一个幻想；我是不喜欢抱着幻想的。

我們沒有那种能力，我們也沒有必要的經驗。

我們的工作，如我說過的，是指明道路，把走錯了路的人追趕回來，使他們在正路上重新前進，把那些去追逐海市蜃樓的人們趕回來，使他們心悅誠服地擺脫幻想的戲弄。

我自始就知道这个任务絕不是容易的；我也預先看到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須要得人心。

我們應該直言無隱地同人民講道理。我們的前人習慣于給人們以幻想，習慣于對人們說他們所愛聽的話。

向人民的天性說話是很容易的，向人民的理智說話就很困難了！

我們大家的天性是一樣的，而我們大家的理智却大不相同。過去埃及的政客們是很聰明的，他們懂得这个事实，所以他們向人們的天性說話，而讓人們的理智在沙漠里流浪。

我們本來也能够这样做。

我們也能够用些不外乎幻想和痴夢的大話來蒙騙大眾，或者把他們推向沒有准备的行动。我們也能够讓他們喊啞了嗓子，來高呼这种口号：

“啊！主啊，全能的主啊，讓英國人遭劫吧！”

正如我們的祖先在“馬末裏克”諸王时代力竭声嘶地高喊：

“啊！主啊，顯赫的主啊，滅絕奧斯曼土耳其人吧！”

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了。

但這是不是命运交給我們的任务呢？

如果我們这样做了，我們能够实现些什么呢？

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說過，革命的成功要取決于對現實情況的認識；要取決于能夠迅速行動。現在我想補充說，革命還應該擺脫漂亮詞句的影響，勇于擔當認為應該擔當的責任，不管那些漂亮的詞句會贏得什麼人心、歡呼和鼓掌。

否則，我們就是放棄了革命的信任與責任。

* * *

時常有人來對我說：

“你們惹惱了所有的人”。

對這一點，我總是回答說：

“人們的憤怒對於局勢並不是起作用的因素。問題只是：惹惱他們的人是在為祖國利益而工作呢，還是為其他的利益而工作？”

我知道我們已經惹惱了大地主。我們當中有些人占有幾萬畝土地，有些人却死無葬身之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能不觸怒他們，而讓我們國家的土地占有制一成不變嗎？

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觸怒了許多老政客。

但是我們可能不觸怒他們嗎？可能把我們的國家交給他們去作他們自私、腐化和爭取政權的犧牲品嗎？

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觸怒了許多政府官員。

但是，我們把半數以上的國家預算用作官員們的薪金，而我們不能撥款4,000萬鎊去實施生產計劃，這是可能的嗎？

如果我們像別人那樣，打開國庫，把庫存的錢完全分配給政府官員，不管後果如何，甚至政府在下年度根本不能支付他

們的薪金也不管。如果我們这样做，有何不可呢？

要想使这些人皆大欢喜，这是最容易的，但是为了使他們滿意，我們的祖國將要从人民的希望和前途中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 * *

这就是我們祖國的歷史替我們規定下來的任务。我們必須負起这个任务，不管我們將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們对于这个任务并未誤解，对于这个任务所加于我們身上的責任的性質也沒有誤解。

这些是我們为改革封建殘余而采取的步驟，我們已經按这些步驟而進行，因而担当了一切艰难困苦。

談到未來，我們就說，这不是我們所能單獨負責的。

* * *

为了保證未來的政治生活，我們找了許多代表不同階級和信仰的輿論界領袖。我們對他們說：

“請為國家草擬一部能够保障其神聖的各種權利的憲法。”

因此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

為了保證未來的經濟生活，我們找到了具有各種經驗的第一流的教授，我們對他們說：

“請為國家的繁榮提出方案，使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有保障。”因此成立了“國民生產委員會”。

这些就是我們沒有超越的範圍。

我們的責任就是不惜任何代價清除道路上的石塊和障礙。

至于从各方面为未來而工作，則每个有見識有經驗的人都有份兒，那是他們所應盡的天職，我們無權專有，相反的，我們的任务要求我們努力工作，为自由強大的埃及的未來而把大家團結起來。

第三章

三个月以后——時間和空間——命運不开玩笑——
三个圈子——尋求英雄担当角色——巴勒斯坦不是
外國——和巴勒斯坦的貧困相会——空軍的最珍貴的
秘密——戰場上的思想——地球和星星——魏茲
曼备忘录——瞥——共同的斗争及其因素——数字表
現出的力量——我們在非洲的責任——哲理——朝
觀的真实意义

我第三次重談革命哲学。

三个多月后，我又重談這個問題，在这个期間曾發生了許多急劇的事件和一系列的發展。

在这三个月中我曾一再設法找出時間來記錄这些感想，可是那些急劇的事件和一系列的發展像大風一样把这些努力吹得烟消云散。

但是暴風虽然吹散了記錄感想的努力，并不曾把感想本身吹掉。的确，那些感想虽然沒有用文字記載下來，但却盤旋在我的意識中，而且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互相感应，在我的記憶里也好，在日常事情中也好，这些感想都尋求更詳細的解釋，以便共同形成一幅清晰的正确的圖画。

我此時想要描繪的清晰的正確的圖畫是什麼樣的圖畫呢？這幅圖畫和我以前在本書第一、第二兩章中關於革命哲學的感想所作的嘗試，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第一章里，我敘述了革命如何在一般羣眾和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心中開端的。我也談到我國歷史上的革命，以及七月二十三日在這個革命里的地位。

在第二章里，我談到了革命道路上的各種嘗試，以及我國人民的歷史怎樣地給我們規定了這條道路，無論我們回顧充滿了教訓的過去或者滿懷希望地瞻望將來，都是如此。

我在前面兩章中所談的是時間。因此，我感覺空間在要求它的權利。現在讓我來談一談空間吧。

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討論關於時間和空間的複雜的哲學問題，但是無疑地，不僅我們的國家，連整個世界都是時間和空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果我說，當我們敘述我國情況的時候，不能忘記時間的因素，那末，同樣地也不能忘記空間的因素。

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倒退到十世紀，穿上我們認為奇怪的可笑的十世紀服裝；我們也不能陷於我們認為一片漆黑、沒有一線光明的十世紀的思想里去。

我們也不能這樣進行活動，好像我們的國家是在極北地區的阿拉斯加的一部分，或者好像我們是住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的滿目荒涼的威克島上似的。這樣說來，時間的進展約束了我們；空間的現實也限制了我們。

我已經兩度試談了時間的因素，現在讓我就空間問題試做一番探討。

* * *

在我們進行討論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同意一件事，這就是我們怎樣給空間下一個定義。

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們的空間就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首都，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們的空間就是我們國家的政治疆界，我也是不同意的。假若一切事情都在我國首都或我國國境的範圍之內，事情一定是很容易的，我們也就可以閉關自守，在象牙之塔里過生活，設法竭力逃避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戰爭和危機等等，凡是沖進我們的國門來影響我們的生活，而與我們毫不相干的事情，一概置之不理。

孤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以鐵絲網為界綫把各國隔絕和孤立起來的日子也過去了。

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以便認清對於本國發生影響的那些浪潮究竟是从哪里來的，以便知道要怎樣才能和其他國家相處，要怎樣……要怎樣……。

任何國家都不得不環顧國界的周圍，研究本國在這個空間中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看清本國在這個空間內能做什么，活動範圍有多大，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里，本國的積極任務是什麼。

有时我坐在办公室里思索这个问题，我这样问自己：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我们的积极任务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完成这个任务？

我通盘考虑到我们的环境，我发现我们处在一系列的圈子里。我们的活动不能不围绕这些圈子来进行，我们不能不竭尽全力，企图在这些圈子里有所作为。

命运是不开玩笑的；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任何存在都不能无因而生。

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不能漠视我们自己在这个地图上所占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给我们决定的任务。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我们周围有一个阿拉伯圈子吗？这个圈子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和这个圈子的历史已经打成一片，我们的利益和这个圈子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事实，不是空话。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那里有一个非洲；命运注定我们生活在这个洲上；命运也注定今天在这个洲上存在着为它的未来而进行的可怕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对我們有利，或者对我们不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难道我们能假装不知道那里有一个伊斯兰世界，那个世界不仅跟我们有着宗教信仰的密切关系，而且历史事实也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正如我已经说过一次的，命运是不开玩笑的。

因此，我国靠近亚洲的西南端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

阿拉伯國家接壤，這不是沒有意義的。

我國處於非洲的東北部，俯視着黑暗大陸，在那里，白種殖民者和黑種居民為了爭奪無窮的富源，而今天正在進行着一場最劇烈的鬥爭；這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蒙古人洗劫了伊斯蘭的許多古都，伊斯蘭文化及其遺產就退却到埃及，埃及在艾尼·賈魯特地方击退了蒙古人，并拯救和維護了這種文化和遺產；這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上述的這些事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遺忘或者逃避的。

* * *

我不明白為什麼當我獨自坐在屋裡遐思的時候，每想到我的感想中的這一階段，就會想起意大利的偉大詩人路易吉·皮蘭德羅題為“六個人物尋找演員”的那篇有名的故事來。

史冊上有許多英雄，在重大關頭出來充當光榮的英雄角色。

史冊上也有許多光榮的英雄角色找不着適當的英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仿佛覺得我們居住的這個區域有一個角色在走頭無路，在尋找一位可以充當這個角色的英雄。再者，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似乎覺得這個角色在我們這個遼闊地區徘徊到疲憊不堪，最後在我國的邊界坐定下來，向我們招手，要我們上前，穿上這個角色的服飾，把它演出；因為除了我們，再沒有別人勝任愉快。

我在这里赶快声明：这个角色并不是領導的角色。

这个角色僅僅是要同上述的这些因素互相感应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任务是導致我們周圍的各种傾向的巨大潛能的爆炸，从而在这个区域内進行創造驚人力量的試驗，这种驚人的力量在提高自己的地位方面，在建設人類未來的事業方面，都要發揮積極的作用。

不容置疑，阿拉伯的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也是與我們联系最密切的。

因为阿拉伯各國人民和我們的歷史交織在一起。我們和他們遭遇了同样的苦难和同样的危机；當我們遭受侵略者鉄蹄踐踏的时候，他們也和我們遭受了同样的踐踏。

这个圈子，在宗教方面也是同我們交織在一起的。放射宗教光明的中心，曾經在这些國家的首都不断轉移：从麥加移到庫法……最后移到开罗。

最后，阿拉伯各國互相接壤，形成了一个体系，歷史上、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各种因素使这个体系成为一个整体。

就與我有关的事情來說，我記得阿拉伯民族覺醒的曙光還在我讀中學的时代早已开始透進我的意識里了。每年十二月二日我常和同學們一起出去參加總罷課，抗議巴尔福宣言。英國在这个宣言中應許猶太人給予他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定居地，英國从這塊地方的合法主人的手中把它霸占过去了。

那时候我會問我自己：为什么我这样热心參加總罷課？为什么我会对一个從來沒見过的地方表示憤慨？除了情感的反应外，我当时就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做了军事学院的学生，我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有点了解，那时候我特别学习巴勒斯坦战争史，并且普遍学习这个地区的历史和近百年來使这个地区被一羣飢餓的野獸輕易攫夺走的各种情况。

从此，我对这个问题，就有了另一种体会。其后，我在参谋学院开始詳細研究巴勒斯坦战役和地中海問題的时候，这种体会就更清楚了，事实的基礎也暴露得更明顯了。

因此，当巴勒斯坦危机爆發的时候，我就完全相信这个战争并不是在外國的土地上進行的，我們参加这个战争也不是感情用事，却是为自衛而应尽的义务。

* * *

我还記得，一九四七年九月巴勒斯坦分治的决定剛剛宣布之后，“自由軍官組織”举行了一次會議，决定援助巴勒斯坦的抗战。第二天，我便去訪問巴勒斯坦的穆弗蒂^①哈只^②艾敏·胡赛尼；当时他住在宰通城。我对他說：

“你們需要一批軍官來指揮战斗和訓練志願兵。埃及軍隊中有大批軍官願意效勞。他們可以隨時听从你的調遣”。

他对我說，他为这种精神而感到高兴，但是他認為必須在獲得埃及政府的許可以后才能表示意見。

他接着說：“等我征得埃及政府的同意以后給你答复”。

几天以后，我再去看他，他告訴我說，埃及政府的答复是

① 伊斯蘭教法說明官的头銜。——譯者

② 这是曾經朝覲天房者的头銜。——譯者

不同意。

我們並沒有就此沉默。

其后，阿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炮隊开始轟击耶路撒冷南面的犹太殖民地。炮隊的指揮官卡迈勒丁·侯赛尼是“自由軍官組織”委員會的委員，这个組織变成了今天的“革命指導委員會”。

我还記得那时期里的另一件秘密，也是“自由軍官組織”最宝贵的一件秘密。

哈桑·易卜拉欣到大馬士革去和阜齐·高武克基手下一些軍官進行联系。高武克基当时統率阿拉伯解放部隊，正在筹划在巴勒斯坦北部進行一場决战。

哈桑·易卜拉欣和阿卜杜勒·賴特夫·巴格达底共同拟定了一个大膽的計劃，要在解放部隊所准备的战役中發動一次勝利的攻击。

这个計劃的主要点會考慮到阿拉伯解放部隊沒有空軍助战使他們取得优势。如果能够獲得空軍的支援，而集中轟炸敵軍要害，那將是这个战役的決定因素。但是解放部隊能够从什么地方獲得飛機，來實現这个夢想呢？

哈桑·易卜拉欣和阿卜杜勒·賴特夫·巴格达底毫不猶豫；他們決定由埃及空軍來執行这个任务。

但是怎么办呢？

这时埃及还没有参加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包括空軍在內的武裝部隊都受到嚴格的監視。

然而，失望並沒有影响这个計劃。

軍用机場上开始了出色的活动，修理和准备飛機的巨大的活动是顯著的，对于教練工作的明顯的努力，在許多飛行員的心中，像热病一般流行着。

但是只有很少数的人曉得內中秘密……

他們知道这些飛機和飛行員正准备停当，專等叙利亞在某一天發出秘密的信号，立即起飛，全力参加爭夺聖地的决战。以后他們將飛往大馬士革附近的机場降落，等候埃及方面的反应，然后决定下一步怎样做。

最大的可能就是每一个参加这次行动的飛行員都要受軍事審判。我記得許多人已經为自己的前途作了安排，他們想到当时的局势很可能使他們在相当漫長的歲月里不能回國。

“自由軍官組織”执行委员会当时的感情和参加这个勇敢計劃的飛行員們的感情是一样的，既不是爱好冒險，也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对我们命运的顯著的自覺。我們覺得拉法并不是我國最后边界，为着國家的安全就不能不保护患难与共的兄弟國家的边疆。

* * *

上述計劃并未实现，因为我们沒有收到从叙利亞發出的秘密信号。

后来，局势决定了所有阿拉伯國家的軍隊都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

現在我不想談巴勒斯坦战争的細節；因为这是一个容易

从各方面討論的題目，但是我願意提一提巴勒斯坦戰爭中一個奇異的教訓，那就是阿拉伯各民族参加巴勒斯坦戰爭的热情是一致的。

他們以同样的辛酸和失望退出了這場戰爭。可見他們在國內遭遇了同样的处境，同样的势力使他們遭受了失敗和屈辱。

当我在孟希亞山的战壕和掩蔽溝里的时候，我常独自思想。

那时我是第六营的參謀；第六营防守这个扇形地区，有时作防御战，更多的时候是运动出击。

我时常走出去，走到我周圍被敌方炮火轟击成为灰燼的那些廢墟中独坐遐思。

我有时会被幻想帶到星际，我从高空俯視那整个区域。

这样，各种景物在我面前就开始变得更加清晰：

这里是我們被包圍的地方；这里是我們这一营的陣地和同我們共守一綫的另外几营的陣地。

这些是包圍着我們的敵軍。

这些是我們的其他部隊，他們也被包圍，他們还可以在有限的地区內出奇制勝，但已不能作深廣的活动。

首都周圍的政治环境使得向我們發出命令的首都遭受包圍，以致于癱瘓，这种情况比我們在法魯加袋形陣地所經歷的一切更为嚴重。

这些是我們武裝的兄弟部隊，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偉大

祖國，有共同的利益，我們大家都為了共同的動機而一同向巴勒斯坦奔來。

這些是我們的兄弟部隊，一個部隊接着一個部隊，都同樣被包圍了。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和他們本國政府所處的環境而被包圍了。他們統統都像棋子一樣，沒有能力，沒有意志，一任棋手擺布。

在戰綫的後方，我們的人民顯然是一個策劃周密的陰謀的犧牲品。這個陰謀故意把當前發生的事情的真相掩蓋起來，迷惑了人民，甚至使他們不能認識自己。

有時，我從星際重新回到地面上來，於是我覺得我是在保衛我的家園和我的兒女；至於我的那些幻夢、那些首都、國家、人民和歷史——這一切對我都毫無意義。

我所以這樣想，是因為當我徘徊於廢墟上的時候，我碰到一些難童，他們是在家破財亡之餘陷入包圍中的。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和我的女兒差不多年歲的小女孩。我看見她，正是當她為着飢寒交迫去找食物或衣服而走進一個槍彈橫飛的危險地帶的時候。

我時常對我自己說：

這也可能發生在我的小女兒身上。

因為我深信，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也會在任何阿拉伯國家里發生，只要那時控制着它的各種因素和勢力仍舊支配着它。



巴勒斯坦战事結束，包圍解除，我回到了祖國，阿拉伯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化為一個整體。

嗣後發生的事件証實了我心中的這個信念。

我一直注意這個區域內局勢的各種發展，我發現這些發展是互相呼应的。開羅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在大馬士革便發生同類的事；貝魯特、安曼、巴格達以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這一切和經驗在我心靈中所繪制成的圖畫自然是相符合的：

一個區域，有同樣的情況，同樣的因素，甚至有聯合起來跟它作對的同樣的勢力。

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就是這些勢力中最主要的勢力。甚至以色列本身也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結果。

因為假如巴勒斯坦不淪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猶太復國主義一定是孤立無援，不能到巴勒斯坦來實現民族定居地，而那種想法也只能是一場無望的痴夢而已。

當我寫下這些感想的時候，我的面前放着一本以色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及其真正的締造者齊姆·魏茲曼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刊載在他的一本名著“考驗與錯誤”里，其中若干具有特殊意義的言詞引起了我的注意。例如他說：

“必須有一個大國支持我們，世界上有兩個大國其中任何一國都有力量這樣做：德國或英國。

“至於德國，它已經決定置身事外；但英國則已給予我們

充分的照顧和同情。”

下列的敘述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瑞士召开的犹太复國主义分子第六次大会上，赫索曾站起來向世界犹太人宣布：英國，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只有英國，已經承認犹太人是一个独立存在而不附屬於他人的民族。我們犹太人應該有一个家鄉和國家。

赫索跟着宣讀了拉特遜勛爵代表英國政府寫來的具有这种含义的信。在这封信中，拉特遜給我們提供了烏干达作为犹太民族的定居地。

“出席这次大会的人决定接受这个建議。

“但是后來我們把这个建議扼殺在搖籃里，并且一声不响地把它埋葬掉。

“之后，英國又設法滿足我們。

“我們在英國提出建議之后就成立了一个由許多犹太学者組成的委员会，他們前往埃及研究西奈地区。他們在开罗会見了英國高級專員克罗美尔勛爵，他對我們建立民族定居地的願望表示十分同情。

“可是这个委员会后來認為那个地区是不符合我們所以要求民族定居地的目标的。

“后來，我会見了英國外交大臣巴尔福勛爵，他立刻問我：

“‘为什么你們不同意在烏干达設立民族定居地？’

“我回答說：‘犹太复國主义是一个帶有民族色彩的政 治运动，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这个运动的精神方

面。我十分确信，如果我们忽视精神方面，我们就永远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

“我又对巴尔福说：

“假如有人对你说，拿巴黎来交换伦敦吧，那末你将怎么回答呢？你能接受吗？”

以下这一段话也引起我的注意：

“一九二一年秋，我回到伦敦去监督关于英国对巴勒斯坦行使委任统治权的草案的拟订工作。

“这个文件必须提交国际联盟最后批准，因为在此以前，圣勒摩会议在原则上已确认了这个委任统治。

“寇松勋爵这时已经继巴尔福勋爵出任外交大臣，因此他应对该文件草案负责。

“在伦敦跟我們在一起的有世界上最干练的法律起草人之一、有名的法学家伊本·柯恩；并有寇松的秘书埃里克·浮布士·亚当和我們共同合作。

“寇松和我們之間自始至終有着分歧。”

“我們在草案的序言中寫進了一段文字，我們想通过这段文字使得英國受到巴尔福勋爵所作諾言的約束，并且保證英國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应以实现犹太民族定居地的原則为基础。我們所草拟的那段文字是这样的：

“‘承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上的权利’。

“但是寇松說他主張措辞委婉一些，以便阿拉伯人讀到時不受刺激，他說，他認為應該这样措辞：

一我們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这样接触，我得出了重要的结论：我們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怀疑。这种怀疑的种子显然是我們共同的夙敌为了阻止我們采取統一斗争而播种在我們心中的。

我記得最近有一次和一位阿拉伯政治家坐着商談。他的一位同僚也在座。这次談話由我主动，而他只答复我的問題。

他总是講了几句話就轉过头去从他的同僚的臉上观察他所說的話的反应，而不企圖观察我对那句話的反应。

我就对他說：“克服你心中的一切怀疑吧。你想什么就說什么。請看着我的眼睛，而不要把臉轉过去。”

我并不想低估那些共同斗争的障碍。毫無疑問，这类障碍中有些是复雜的，其根源是与环境的性質、人民的歷史情况和地理情况有密切联系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我們拿出一点基于远見而非大意的灵活性，我們就可以搞成一个每人都会毫無保留地同意的計劃，來处理共同斗争的問題。

* * *

我們共同斗争將會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我們的一切願望，我对于这一点，從來沒有絲毫的怀疑。

我將永远这样說：我們是强大的；唯一的灾难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我們对于力量这个名詞往往下錯了定义。拚命叫喊并不是力量；真正的力量是在于利用我們手中的一切条件做出積極的行动。

当我試行分析我們的力量成分时，我不能不首先估計到三个主要的來源。

第一个來源是我們是一个民族集团，我們的國家互相毗鄰，有許多物質的和精神的关系把我們联成一气；我們的民族还具有許多特点、構成条件和一种文化。在这种氛圍中曾經產生了三个神聖的、天啓的宗教。这是我們在設法建立一个安定与和平的世界时不容忽視的因素。

这是第一个來源。

至于力量的第二个來源，就是我們的領土本身及其在世界地圖上的地位，也就是那真正可以称为世界交通樞紐、世界貿易要道和世界軍隊通路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三个來源就是石油。石油是物質文明的神經，沒有它，所有物質文明的手段——生產各种商品的巨大工厂、一切陸海空的交通工具、从云端的飛機到海浪底下的潜水艇的战争武器——所有这些都要停止活动，都要变成不能动彈的、無生命的锈鉄。

这里，我想稍微停住來談談石油問題。石油作为一种已被許多事实和数字証实了的物質上的需要而存在这件事，也許要在我們分析我們阿拉伯國家力量的來源的重要性上成为一个有用的范例。

最近我讀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关于世界石油情况的一篇論文。如果每个阿拉伯人能讀它、理解它的含义，并且看出它的統計数学所表明的重要意义，那將是一件好事情。

例如这篇論文指出，在阿拉伯國家开采石油的工作不需很大的資本。

許多石油公司从一九一六年起在哥倫比亞耗費了 6,000 万美元，但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一直沒有發現一滴石油。

这些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花費了 4,400 万美元，但十五年間沒有獲得一滴石油。

这些公司在印度尼西亞花費了 3,900 万美元，最后才采到石油。

这篇論文得出的結論是这样：生產一桶石油的成本在北美洲是七角八分美元；在南美洲是四角三分美元；但是在阿拉伯國家生產成本只要一·角美元。

这篇論文还說，世界產油中心已經从美國移到了阿拉伯地区。因为美國的油井正在日趋枯竭，美國的地价日益高漲，工人的工資也在增加；但是，阿拉伯地区的油田还是沒有開發过的，那里的廣大的土地仍然几乎不值一文錢，同时，那里的劳动力接受不够餬口的工資。

世界上已經勘查确实的石油蘊藏量有一半是貯藏在阿拉伯地区的下面，另一半則分散在美國、苏联、加勒比海一帶以及地球上的其他地区。

这也是一个事实：每座油井的每日平均產量在美國是十一桶，在委內瑞拉是二百三十桶，而在阿拉伯地区則为四千桶。

我是否說清楚了这一个力量因素有多么大的重要性？我

希望我已經說得够清楚了。

由此可見，我們是強大的。力量倒不是表現在當我們啼哭或吶喊或呼救時聲音震天，而是表現在當我們保持鎮靜以數字來考慮我們行動能力的程度；表現在我們對那結合着我們的力量的真正了解。這個力量把我們的土地變成一整個區域。這個區域里沒有任何部分是可以從整體分割開，或者可以像一個孤島，能夠不要通過保衛全區域的辦法而能被守住的。

* * *

我們必須置身其內，並且在里头竭盡能力採取行動的第一個圈子，就是阿拉伯的圈子。關於這個圈子的話就談到這里為止。

如果我們進而考慮到第二個圈子，也就是非洲大陸的圈子，我可以扼要地說，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對於500萬白人与20,000萬非洲人今日正在那里進行的可怕的血腥的衝突都不能袖手旁觀，尽管我們會多么地希望能夠置身事外。

我們不能這樣做，是由于一個重要而且明顯的理由：我們是住在非洲上。

非洲的人民將繼續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守衛着大陸的北門，我們被認為是大陸對外面世界連系的連鎖。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絕不能放棄對於在處女森林的最深處傳播光明和文化，給以全力支持的責任。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尼羅河是我國的生命動脈，而尼羅河是發源于大陸中心的。

作为最后一个理由，我們親愛的兄弟之邦苏丹的边界伸進非洲的腹地，由于接壤关系，苏丹和大陸中部神經地帶結合在一起。

肯定地說，这个黑暗大陸現在是一个奇怪的和剧烈的动乱的地区：代表欧洲几个國家的白人正在試圖重新瓜分非洲的土地。在任何情况下，我們对于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都不能采取观望态度，而認為这些事情對我們毫無关系。

我要繼續切盼这样的一天來臨，那时我会在开罗找到一所規模宏大的非洲研究院，它将致力于下列各事：給我們揭示大陸的各个部分；在我們的思想里建立一个开明的非洲覺悟；并且跟全世界各國人民一起为非洲人民的進步与繁荣而工作。



現在剩下的是第三个圈子。这个圈子包罗了各大洲各大洋。我說过，它是同教兄弟的圈子。这些兄弟無論在太陽底下的那一个角落里，都和我們同样地面对着重慶的那个方向，他們的虔誠的嘴唇同我們默念着同样的祈禱。

当我偕同埃及代表团到沙特阿拉伯王國去吊唁該國偉大的元首的喪事的时候，我更加相信加强伊斯蘭教的联系就有可能團結所有的穆斯林。

我站在克而白^①面前的时候，好像我看到了全世界所有

① 全世界穆斯林共同朝拜的“天房”，位于麥加“聖寺”的中心。——譯者

伊斯蘭教達到的地方。我發現我這樣自語着：

“我們對於朝覲的看法必須改變。不應該把朝覲看成死後進天堂的入門券，或者把它看作是極盡人世歡樂之後贖取罪愆的一個簡單手段。

朝覲應該變成一種偉大的政治力量。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應該趕來採訪朝覲新聞，不把它當作一些傳統和儀式來向讀者供給饒有興趣的報道，而應該把它作為一個定期舉行的政治會議看待，各個伊斯蘭國家的領導人物、思想家、各門的學者、作家、工業巨子、商人和青年在朝覲中都能夠聚首一堂，以便在這個伊斯蘭世界的議會中提出他們國家的政策和相互合作的計劃綱要，直到下一年再行集會。他們虔誠而兢兢業業地相聚一堂，但是他們是強大的。他們攢棄貪欲，但是他們是積極工作的。他們在真主面前自感微弱，但是在難題和敵人面前卻是一羣健兒。他們夢想着來世的生活，但是他們相信在陽光之下有他們應該占有的生存地位。

我記得我曾經把這些思想告訴沙特國王陛下，他對我說：

“這的確是朝覲的真正哲理”。

老實說，我自己不能設想朝覲還有其他的哲理。

當我想到在印度尼西亞的8,000萬穆斯林；中國的5,000萬，馬來亞、泰國和緬甸的900萬，巴基斯坦的將近一億，中東的一億多，蘇聯的4,000萬，以及世界遠方地區的900萬穆斯林的時候，當我想到被同一的宗教信仰所聯合着的這兒億人口時，我感覺到可以由這些穆斯林的合作來實現的那些巨大的

可能性。这种合作自然是不超出他們对于本國的天然忠誠的，然而它会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教兄弟保證無限的力量。

* * *

我現在重新注意到那位角色，他四处徘徊，訪求一位英雄。这就是那位角色，这就是他的面貌，这就是他的舞台。

依靠着我們獨特的空間，只有我們才能演唱这个角色。

譯 后 記

這本書原來是根据埃及出版的英文譯本譯成中文的，后蒙北京大学馬堅教授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張秉鐸先生按照阿拉伯文第九版原文作了仔細的校訂。这里特向馬堅教授和張秉鐸先生致謝。

譯 者

1956年8月

